



## 友人闲记（二题）

□王慧琪

### 子聪

好友董宁文，独自一人不声不响主编一本《开卷》杂志，快有20年了。

《开卷》在读书界名气很大，稍有点年纪的读书人大都知道，也都喜欢。

《开卷》每月一期，每期的压轴篇是著名子聪的“开卷闲话”。子聪乃董宁文之笔名。其闲话则记录出刊前一两个月内一些重要的读书或与出版机构互动的活动，以及一些书人近况、新书资讯，等等。

与宁文交往一段后方才知道，子聪其实是他爱子之名，被他顺手拿来用了。《开卷》2000年创刊时，他儿子才4岁，儿子和本本的《开卷》一块儿长高、长大。

不久前获悉，可爱的子聪已大学毕业了。所学专业为广电编导，按理该去电视台这类单位的，可小家伙却独辟蹊径——应聘去了省城一所重点幼儿园，做了体育老师。从中学到大学，子聪打得好一手篮球；每逢寒暑假，一些少年篮球班就请他去当教练。

只是在宁文早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见过子聪的照片——那是2000年9月，老诗人流沙河夫妇受邀江南游，曾至南京宁文家中作客，和他们全家有过合影。其时小子聪还5岁不到，眉清目秀，一副聪明伶俐的模样。

一晃，这照片里的小人儿都已当起了“孩子王”——他要把自己强身健体的本事，手把手教给娃娃们，让他们将来个个成为“子聪”呢。

### 遇见而后发现

两年前，王峰在江苏文艺社出了一本散文集：《旧时光里的小团圆》。记得书刚从印刷厂运到出版社，我就近水楼台在该书的责编王宁宇手上拿到了样书（这个时间比一般读者通过网络而得书估计至少早了一个月）。坦白地说，我是通过这部书重新认识了王峰。之前对他只是一般性的了解，知其毕业于南京大学，在一家晚报做编辑记者已有了些年头，对工作十分敬业，而这本则让我充分领略了



### 鸟人说鸟

## “素衣行者”反嘴鹬

□沈海波

水中穿着素白的鸟，反嘴鹬排在第一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白鹭有“凌波仙子”的美誉，它们一身雪白的羽毛，如果没有湖面上波光粼粼、湖水清澈的衬托，白鹭的素雅很难显现。虽然黑翅长脚鹬也有着赤色的眼睛，多多少少缀着素麻色，但它那红红细长的腿分明和素衣没有什么关联。而反嘴鹬则几乎完全是由黑白两色组成的，虽然只有黑白相间的色彩，却更显得气质优雅。

每年的初冬，这素雅可爱的小精灵从远方飞来美丽的平旺湖畔栖息，它们在水面悠闲地觅食，在空中迂回地飞舞，好似仙女散花，簇拥着、歌唱着、飞翔着，雨翻了平旺湖畔，温暖了寒冷的冬天，欢乐了大自然！点缀



了这不起眼的乡村湖畔，一切都变得诗情画意起来了。

然而此时的诗情画意却是昙花般一现，反嘴鹬在平旺湖短暂的停留、觅食，补充能量后，反嘴鹬将陆续北迁，飞往我们的近邻盐城。平旺湖地处里下河湿地，并不处于东亚至澳大利亚候鸟迁徙带上，一般水鸟都是靠海边飞行，春秋两季往返。过去，反嘴鹬难得在江浙沿海一带歇脚，一般都是飞奔而过。如今，里下河湿地的生态越来越好，这群小精灵在这里停留补给，栖息觅食，翩翩起舞，给里下河湿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反嘴鹬为反嘴鹬科的反嘴鹬属的鸟类，又名反嘴鸥，它在沼泽中行走，独特的长腿的嘴，似晃动的镰刀一样向上弯曲，进食时啄往两边不停抖动，看起来就像是在摇头晃脑。以小型甲壳类、水生昆虫、昆虫幼虫、蠕虫和软体动物等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经常发出清晰似笛的叫声。别看反嘴鹬个子不大，一般身长在20到37厘米左右，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

反嘴鹬颜色黑白分明，它那滑溜溜的黑腿，顶端微微上翘的喙，黑白相间的翅，灰色的长腿，加之头顶那如同带了卫衣帽的一抹黑绝对

和灰暗，而对比度却异常强烈的油画。古桥与“上面车流如梭”的另一座新桥比肩而立，幽居于“不为人注意的角落”上面爬满灰尘和青苔”。它的破败、斑驳与周边的“勃勃生机”形成极大的反差，唯有“那连拱的九孔，模糊难辨的狮像”，似乎在提醒人们“足以荣耀的历史”。文章最后落于“我们”对古桥审视并感知后的唏嘘与感叹——突然感到了一种“冷意”。这正是此文出人意表的“发现”之处，即写出了历史与现实碰撞而生的尴尬、无奈与落莫，还写出了“旧时光”的无法挽留，和轰鸣而来的新时代带给世人的疏离、陌生与仓皇。

由“遇见”而“发现”，因此有了这篇文章。我今日拿这篇文章说事，其实是另有文外之意。朋友们都知道王峰有一个特别可爱和伶俐（还有点古灵精怪）的女儿，已经7岁了。是王峰给她取的名，叫王遇，遇见的遇（我太太最初听到这个名字，和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一些趣事，喜欢得不行，还专门写了篇小文）。接下来的故事是，王遇在不久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弟弟。我特地告诉了王峰，给二宝取了个什么名？他微信告诉我，叫王现，发现的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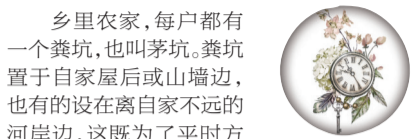
给孩子取名还真是一门大学问哩，你看，先有“遇见”，而后才有“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自然而有趣的递进关系。不是所有人“遇见”了，都能“发现”，而我的忘年交朋友王峰却做到了，真为他高兴。

和黑白分明的国宝“大熊猫”相比美，将经典素衣穿出了典雅高贵的气质。

“物以类聚”，反嘴鹬喜欢单独或成对活动，但在栖息时却喜欢在食物源附近聚集，“公寓”，一般“建”在湖泊、水塘和沼泽地带。反嘴鹬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它们选择草茂物美的时节养育自己的子嗣，双亲轮流照顾小宝宝，没有一方当甩手掌柜。为了安全，养孩子时也是聚在一起，选择岸边的凹坑作为巢居，有时弄点小石子、碎草铺垫。黄褐色的卵也起到了隐蔽作用。为了躲避天敌，会发出一串变换声调的声音，伪装它们飞得很快。有时母鸟会把它的蛋下在别的母鸟的鸟巢里，甚至是别的种类的鸟巢里，让别的鸟孵蛋。反嘴鹬的小鸟出生后24小时之内就会离开鸟巢自己觅食。一天大的小反嘴鹬可以走路、游泳，甚至会潜水躲避天敌，真是一种神奇的鸟。

反嘴鹬是一种受保护的鸟。长期以来，人们的环保意识淡薄，为眼前利益掠夺性地开发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由于人类的活动增加，它们的栖息地不断被侵蚀。反嘴鹬被列为“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并不存在生存危机，它们的处境比撞衫的大熊猫安全多了。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我们应该对自然和野生动物怀有敬畏之心，关爱之情！



### 挑粪

挑粪的工具有四样：扁担、粪桶、粪舀和农船。那时的粪桶皆用木板箍成，笨重。粪舀也是用短木板做的，安装在一支长长的竹竿上，手握竹柄，粪舀也是重实实的。

生产队挑粪，常常是3至4人一组。农船扣在庄前或庄后的水码头上，先用粪舀将粪坑中的粪水舀起，装入粪桶，再用扁担将满满的一担粪挑到河边的农船上，倒入船舱。

舀粪简单，通常是年长的男人或女人，也有年轻的姑娘；挑粪桶的，则是有力气的男劳力。粪水较臭，一直低头在粪坑边舀粪，搅动起来的粪液更是又脏又臭。起初，刚从学校毕业就参加劳动的女孩从心理上无法接受这活计，但慢慢地便适应了。

挑粪的也不容易，担程近的几十米，远的有上百米。满满一担粪有上百斤，挑在肩上，走路要小心翼翼。不是他们惧怕臭味，而是担心迈着的步子稍有不稳，粪桶里的粪液会晃荡起来，溅出桶外，溅到巷面上或是路人身上。挑粪的人从来不会将粪水的臭味当回事，反而觉得这粪担中的臭味理所当然，本该如此。在乡村，你绝不会看到一个挑粪担的人戴口罩。

挑粪，须挨家挨户地清理，这户人家的粪坑挑完了，一帮人再转移到另一户。每户人家的粪坑里的粪水都属于集体所有，不允许将粪水挑往自留地。因而，每到挑粪的当儿，每家每户的粪坑几乎都是满满的。

各户的粪坑挑完了，还是不能满足生产上的需要，于是，生产队组织劳力去县城挑粪。

这儿离县城有30公里的水路，去县城挑粪也是用船，或用篙子撑着去，或是摇橹去，或是挂着白帆去，一个来回往往四五天。白天挑粪，晚上睡在船头或船尾的压舱里。

县城里的粪是托了熟人由清管所（环卫所）安排的，挑一船的粪，缴给清管所的人10块钱。县城就那么大，公厕数量有限，全县有那么多生产队涌到县城挑粪，没有熟人哪里找到粪挑？

在县城挑粪，对于刚出校门的男青年来说，最害怕的，是遇见同学或其他熟人，挑着粪担，常常像做贼一样低着头，眼睛紧紧盯着脚下的路面，不敢抬头看人。

乡下人朴实，挑粪时，看到城里人掩鼻而过或是退避三舍的情形，心里顿生不安，生怕自己的粪担触碰到他们。那时，好多干部都是从农村调到县城的，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若是在机关公共厕所挑粪，搅得臭气熏天，他们也不停地安慰：“没事没事，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你们放开手挑……”

在城里挑粪，最大的麻烦是担距远。有时，农船停在老轮船码头，有时停在备战桥下，有时停在西门的河边……无论停在哪儿，都要到新华电影院、老县政府、老兴化中学等附近挑粪，这里人多粪也多。但这里是县城的中心，一担粪，一个来回，足足两里多路。在人来人往的县城街道上挑粪，最忌讳将粪担停在路边歇气，怕臭气熏人啊！于是，挑粪担的人自个儿会换肩挑：先将扁担压在右肩上挑，右肩上酸疼了，再将扁担在头颈后面打个转，移到左肩膀上。一担粪一口气挑到农船上，早已大汗淋漓了。

粪船装满，撑到秧地田边，仍由原班人马将船舱里的粪水一担一担地挑上岸，再用粪舀舀到田里。没几天，河水一上，秧地做不好，吐着白芽的稻种便落在了这肥沃的秧田上。若是隆冬时节给麦子施越冬肥，生产队会组织全体男女突击挑粪水。尽管寒气袭人，臭气扑鼻，但丝毫妨碍人们干活的情绪，有在船上舀粪舀水的，有来回挑着粪担的，麦田里，姑娘们不再自卑与不安，熟练地将一舀舀粪水洒向麦苗。

## 公开招聘兴化市残疾人辅助器具展示厅管理运营机构

### 一、招聘计划及范围

通过公开招聘管理运营机构,对“兴化市残疾人辅具展示厅”进行委托管理和自主运营。招聘范围为兴化市市内范围。

### 二、报名要求

- 1.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注册登记;
- 2.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有上级主管部门;
- 3.一名以上人员持有中残联与人社部颁发的辅助技术工程师证书;

### 三、服务内容

- 1.负责兴化市残疾人辅助器具展示厅日常运行。
- 2.配合兴化市残联进行康复知识及辅助器具知识宣传。

### 3.接受本地区残疾人关于残疾人辅助器具等方面的政策咨询及相关业务知识等的咨询,为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提出专业的适宜建议。

4.按省残联相关要求对辅助器具展示厅的陈列产品进行维护保养,按要求摆放到位并保持展示厅清洁整齐。

5.残疾人康复机构等级认证通过省、地市级联认定的辅助器具服务机构一级以上康复机构(运行半年后)。

### 四、报名地点及时间

兴化市残联康复部(水乡路136号)。  
联系人:徐松林,电话:83242198、13815911016。  
报名时间:9月26日—10月10日。

兴化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8年9月25日



## 朱红大门玻璃窗

□倪为荣

当我们的大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小村子里，除了个别富裕户外，一般庄户人家住的都是些草房子。土墼墙、槐树梁、毛竹架，麦秸草屋面。有三间的，有两间的，更多的是些丁头府。丁头府可不是什么府，它其实是间狭窄的小草屋。丁头府往往躺在南北向的小河边。临河的一边留有一扇窗子，南头开一扇门。说是一扇窗子，就是土墙上留个一尺见方的小洞，刚好够一个小孩子伸出头去，在夏夜遥望那神秘的星河。小窗子春秋塞上是开着的，冬天的时候，给小窗户外塞上一把穰草，就算是关上窗子了。关上窗户外，屋里的光线更加昏暗。这时人们吃饭呀，拿针线呀，搓羊绳编蒲鞋啦，就只好坐在门檐上。这大概就是我们乡下的孩子喜欢捧着碗蹲在门口喝粥的缘故吧。我们的大人们那时一定有一个美丽的梦，能拥有一扇玻璃窗户该多好啊！早晨，麻雀啄着玻璃叫醒他们；风雨来了轻轻地关上。美是美极了，可在那时，毕竟还只能是做个美梦。再说那门吧，约摸一米高，半米宽，用家前屋后的杂树做一个门框。门为什么不关紧一些，大概是怕杂树门框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门框的一边扣着一扇笆门子。笆门子，就是用芦柴编织起来的柴门。门虽说是柴草编的，但选用的是壮芦柴，编织得又紧，也能用上三五年。农人们对芦柴门的爱惜有时胜过爱孩子，小孩子进进出出，大人都要叮嘱不要弄坏柴门。如果打打闹闹，弄断了几根门上的芦柴，那是要重罚地打几下屁股的。柴门上有时也象征性地挂一把锈锁。锁不锁，其实也无所谓，家徒四壁，谁来偷你一屋子的清贫。

土改以后，庄稼人有自己的土地，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置办了完风车和木船以后，人们纷纷告别了丁头府，住进了砖头墙根基的，有梁有柱的三大间的房子。虽说屋面还是用麦秸草盖的，但窗子却是增多了，也阔了些，还用杂树做成窗框，用铁丝串成窗条。有三间的，母亲们也可以在窗下理一理早生了些许白发的双鬓。孩子们却不方便了，不能像父辈们那样睡在铺上就能把头伸出去和星星对话了。笆门也陆续地告退了，燃成了农家热气腾腾的大灶里的一把旺火和一袋袋袅炊烟。只是玻璃窗子的梦还得接着做。在上个世纪70年代，竟也来了一次小小的“房改”。土墼推倒了，代之以鸽子窠或七五砖头墙。麦秸草也用得少了些，因为屋面用几道青瓦封了檐，再也不是一间房开一个小窗子了，而是一溜排的大窗子。窗框也不用杂树做了，咬咬牙，花钱买几根木头。庄户人家也爱美，新门窗总要用桐油和荸荠漆刷了又刷括了再刮，浓浓的“打扮”一下。临到买玻璃时，人们还是舍不得。好在那时农业已经使用聚乙烯塑料布了。窗户外上该安装玻璃的地方，钉上白塑料布，倒也有些透明。风雨来了关上，早晨醒来推开。大人们知足了些。还想怎么样呢，就差一垠玻璃吧。



## 虚幻

□郭亚群

劲爆的电子音乐将周围的喧嚣隔绝，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随着旋律跳动着。汗水的侵袭，让我的鼻梁已无法承载那副沉重的木质眼镜，索性扔到一边。此刻的我，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清，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安全而隐秘。

对面，灯红酒绿，每一盏灯都氤氲出无数道缥缈的光圈，光圈与光圈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像盛满雨水的彩色泡沫，模糊而暧昧。

灰色的布艺沙发有着砂砾般的触感；青蓝色的墙壁上有灯光照射下形成的淡紫色光晕；面前那座木质的茶几上放着一只白瓷香烟缸，里面几根寂寥的烟蒂东倒西歪着；那台不算太大的老式电视机里放着不知所云的新闻，声音很小，我几乎听不见。我将头倚靠在他的肩，发尾自然地靠在他的脖颈，清晰地听见他轻微而均匀的呼吸。那件深褐色的毛衣上有阳光的味道，我的脸颊可以感受到毛衣纤维的悄然抚摸。我们以这样的姿势互相依偎着，像一尊连在一起的雕塑。他右手的食指一直在轻轻摩挲着我左手的小拇指甲，指尖传来的淡淡烟草味在空气中若有似无，彼此半个手掌是重叠的，掌心传来的温暖以及食指指腹的柔软在我的心底慢慢漾开来，辐射到全身。他点燃了一支烟，一切变得更加的迷离而虚幻，我揉揉眼睛，他的脸在

烟雾的背后模糊不清。对面亮起的灯越来越多，色彩变得更加饱满而丰富，像一幅抽象的水粉画，没有主题，没有设计，不过是一只神秘的手随意泼洒着，色彩与色彩交融得却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恰如其分。又像无数的烟花同时绽放后的定格，有着喷张和热烈，相反，是时间停止的静谧与安宁。不敢深呼吸，深怕一个重重的呼气，就会让眼前的一切如玻璃城堡般碎裂。“咔嚓”一声后，心中有一种盗蜜者般的窃喜。可是，这样的窃喜持续了不过几秒钟，手机屏幕上已是凌乱不堪的店铺和霓虹灯，它们各自独立，毫无章法——现实的俗一下子将虚幻的美冲击得体无完肤。那一瞬，我竟然有些想哭。

就像那个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男子，我记得那有着砂砾触感的布艺沙发，有着紫色光圈的青蓝色墙壁，播放着新闻的老式电视机，甚至记得那若有似无的烟草味，却始终记不起他的脸。宽厚的肩膀，深褐色的毛衣，温暖的右手成了一个个碎片符号，在脑中怎么拼凑也无法完整。可即便是这些星星点点也会随着黑夜的离去而破碎、消散。

音乐戛然而止，跑步声、嘶吼声、汽笛声、机械的击打声倏忽涌入，戴上眼镜，对面的老街变成了手机里的模样，杂乱无章、俗不可耐。



## 秋天的落叶

□周桂芳

前年冬天，冯爷爷病重，我去北京探望。到医院看过爷爷，奶奶说，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在家多住几天。

第二天早饭后，奶奶说：我们今天再去颐和园吧？我们都出去了，爷爷怎么办？我暗自思忖。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医院有医生护士，还有护工，爷爷不会有事的，我天天呆在医院里，都陪着碗蹲在门口喝粥的缘故吧。我们的大人们那时一定有一个美丽的梦，能拥有一扇玻璃窗户该多好啊！早晨，麻雀啄着玻璃叫醒他们；风雨来了轻轻地关上。美是美极了，可在那时，毕竟还只能是做个美梦。再说那门吧，约摸一米高，半米宽，用家前屋后的杂树做一个门框。门为什么不关紧一些，大概是怕杂树门框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门框的一边扣着一扇笆门子。笆门子，就是用芦柴编织起来的柴门。门虽说是柴草编的，但选用的是壮芦柴，编织得又紧，也能用上三五年。农人们对芦柴门的爱惜有时胜过爱孩子，小孩子进进出出，大人都要叮嘱不要弄坏柴门。如果打打闹闹，弄断了几根门上的芦柴，那是要重罚地打几下屁股的。柴门上有时也象征性地挂一把锈锁。锁不锁，其实也无所谓，家徒四壁，谁来偷你一屋子的清贫。

土改以后，庄稼人有自己的土地，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置办了完风车和木船以后，人们纷纷告别了丁头府，住进了砖头墙根基的，有梁有柱的三大间的房子。虽说屋面还是用麦秸草盖的，但窗子却是增多了，也阔了些，还用杂树做成窗框，用铁丝串成窗条。有三间的，母亲们也可以在窗下理一理早生了些许白发的双鬓。孩子们却不方便了，不能像父辈们那样睡在铺上就能把头伸出去和星星对话了。笆门也陆续地告退了，燃成了农家热气腾腾的大灶里的一把旺火和一袋袋袅炊烟。只是玻璃窗子的梦还得接着做。在上个世纪70年代，竟也来了一次小小的“房改”。土墼推倒了，代之以鸽子窠或七五砖头墙。麦秸草也用得少了些，因为屋面用几道青瓦封了檐，再也不是一间房开一个小窗子了，而是一溜排的大窗子。窗框也不用杂树做了，咬咬牙，花钱买几根木头。庄户人家也爱美，新门窗总要用桐油和荸荠漆刷了又刷括了再刮，浓浓的“打扮”一下。临到买玻璃时，人们还是舍不得。好在那时农业已经使用聚乙烯塑料布了。窗户外上该安装玻璃的地方，钉上白塑料布，倒也有些透明。风雨来了关上，早晨醒来推开。大人们知足了些。还想怎么样呢，就差一垠玻璃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庄户人也越发不安分起来了。先是拆掉“鸽子窠”，砌青砖墙的“锁壳子”。刚刚住了几年，房子还好好好的，又要翻建成两上两下的楼房，建起了花格子的围墙，有的还在院子里栽上几株月季花。而现在的，我们的小村子里，当初的两上两下小楼，早已显得怯生生的了。一座座造型各异的农家小别墅在绿树丛中露出流光溢彩的琉璃瓦。宽阔高大的门楼，朱红的大门，铝合金的窗子，天蓝色的玻璃幕墙。孩子们楼上楼下欢快地躲猫猫，垂垂老矣的父辈们用拐杖敲在褚红大理石的地面上，那“笃笃”的叮响是在向儿孙们阐述着什么理论呢！

汽车行驶在公路上，两旁绿树缓缓后退，一片树叶从后面飞过来，在车窗旁盘旋飞舞，是奶奶化成树叶跟我们道别吗？树叶虽然没有了，但是根还在，到了来年必定生机盎然，而新的树叶必定重复前辈的故事，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我的儿孙在朋友圈发了一组老人生前的照片，或行走，或劳作，照片中她都笑意吟吟，亲爱的的奶奶，在天堂您一定也快乐无忧。

联系电话:80259332 投稿邮箱E-mail:95287567@qq.com